

# 骗

任群等编

——十九起诈骗案的真相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真实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关于各色骗子如何行骗及其败露的纪实专集。它有力地提醒人们识别现代骗术，防止上当受骗。骗子海内外俱全，他们分别扮成外商、华侨富翁、港澳来客、或者以某某公司的董事、经理等等行时的面目出现，利用开放搞活的现行政策，使用签订假合同的手段以及其他方式行骗，使许许多多团体、个人落入陷阱，或者倾家荡产，或者锒铛入狱、或者名誉扫地，有的女性还给骗走了可贵的青春。

骗子丧心病狂，而受骗起于贪欲和愚昧。

本书确实是一部适时的警世之作，很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胡 容

骗

——十九件诈骗案的真相

任 群 等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制版中心激光照排排版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13.75 印张 307 千字

1989 年 1 月第一版 198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4-348-1/L 011

定价 3.90 元

# 目 录

|                   |                       |
|-------------------|-----------------------|
| 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 | 贾鲁生 鲁娃 (1)            |
| ——记温州地区乐清县的“抬会”事件 |                       |
| 海外来的巨骗·····       | 薛家柱 杨兴林 (62)          |
| 金钱与梦想的破灭·····     | 李立文 沈和检 (90)          |
| 哈同幽灵的幻灭·····      | 白 云 (101)             |
| ——黄奎元特大诈骗案查获纪实    |                       |
| 上海滩“新大亨”·····     | 朱大建 (120)             |
| “献宝”真相·····       | 《中国法制报》记者组 (146)      |
| 从“财神爷”到“阶下囚”····· | 余安华 (167)             |
| ——杜国桢诈骗罪行录        |                       |
| 超级诈骗案·····        | 向汝君 (187)             |
| 迟来的审判·····        | 陈志友 (207)             |
| 地狱之门·····         | 万长生 (233)             |
| 罕见的骗取·····        | 匡 政 龚文卿 罗栋梁 卿安民 (257) |
| 拜金狂·····          | 小 坤 建 新 (282)         |
| 假港客万里劫狱落网记·····   | 甄浙生 (296)             |
| “500 万美元”新闻·····  | 金雨困 朱国贤 (307)         |
| ——捧出的新闻人物         |                       |
| 大潮的渣沫·····        | 李 坤 詹高尔 (319)         |
| 巴陵大盗落网记·····      | 孙白生 漠 织 (330)         |
| 点石成金的巫师·····      | 段 扬 (359)             |
| “伟大”的愚昧·····      | 张成功 高红军 (390)         |
| ——“神”和他的 12 名新妇   |                       |
| 天府女儿的悲剧·····      | 李 军 (418)             |

# 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

——记温州地区乐清县的“拾会”事件

贾鲁生 鲁 娃

一根瘦弱的竹棍，搀扶着一个同样瘦弱的躯体——一辈  
子没洗过的脸上，厚厚的污垢填平了深深的皱纹沟。白发，灰  
的失神的眼睛，一双缠过又放开了的半大的脚。手中的塑料  
袋里有半碗米饭，几块榨菜……

这个贫穷的幽灵，在富裕的缝隙中蠕动着，来到一个原本  
不该有她的地方。这是一条山谷、弯弯曲曲的公路两旁，一  
幢幢小楼，矮的两层，高的五层，鳞次栉比，绵延几十公里。  
一幢小楼就是一户人家，一个“前门开店，后院办厂”的独  
立的经济实体。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常在某一处成千上万的  
聚成一团，象热闹的集市，又象繁华的商场——浙江省乐清  
县，被当今崇尚改革的人们称之为“模式”的温州经济的一  
个组成部分，一座在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刚刚  
矗立起的商品经济的高楼。这里有全国最大的五金电器市场。  
“云烟”、“中华”、“牡丹”、“茅台”、“五粮液”、“青岛啤酒”，  
这些在产地也难以买到的名烟名酒在这里一律敞开供应。“永  
久”、“凤凰”、“飞鸽”一排排摆在店里很少有人问津。带  
“日”字的彩电、冰箱、摩托车，只要你愿意多花几百元钱随

时都可以买到。上海人来这里抢购时装。北京人看得多买得少（“太时髦了。”边看边说）。广东人机灵地辨别着金银首饰的真伪。山东人、河南人只在旧货摊前挑拣“物美价廉”的东西。而那个拄着竹棍的贫穷的幽灵，伸出骨瘦如柴的手，紧攥着一张不知经过多少人手揉搓已经破烂了的十元人民币，嘶哑着嗓子逢人便问：

“收钱的人在哪里？谁收我的钱？”

她疯了？……

## 第一章 “滑铁卢”之雨

有这样一类事情，在历史的进程中小得就象一片枯叶的飘落，留不下任何痕迹。然而，当它们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一丝联系，便永垂史册了。如同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战役第一天的那场雨，至今史学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它对拿破仑的失败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而在此前后，降落在“滑铁卢”的无数场雨，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1985 年，金秋。

在乐清县最偏僻的角落里，发生了两件象“滑铁卢”之雨一类的小事。很小很小。

### “大将军”和小木匠

这是一座由腐朽和新生构成的连体人似的建筑物：一幢二层小方块楼和一排低矮的神堂，被钢筋、水泥连接在一起。中间一扇门，如同连体人的血脉，始终敞着。神堂里布满了灰尘。香案、神龛上的烛油象疥疮一样令人作呕。常年烟熏

火燎，门窗、墙壁、房梁全被染成了黑色。不息的烛火，把白昼变成了黑夜，连射进来的一缕光线，也被映照得昏暗了。挂满了匾额、旗幡：“求财胜利”、“有求必应”、“神之格恩”……什么神？历氏、洪氏、黄氏大将军。一男二女，披挂整齐，威风凛凛。观音菩萨被赶到墙角里，如同“大将军”的奴婢，拱手而立。穿过中间的门，进入小楼，就到了另一个世界。洁白的墙壁，明亮的玻璃窗，时髦的家具，阳台上摆满了鲜花。整座楼倚山傍水，环境幽雅，空气清新。

主人，这个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的人，女性，身高一米五。由于缺少肌肉和脂肪，走起路来弱不禁风。满面皱纹，腮帮和眼皮松弛地耷拉着。除了两只拽长了耳垂的沉甸甸的金耳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光泽。这样一个苍老的女人，竟然能同时驾驭着腐朽（神堂）和新生（小楼），难道她有什么法术？她时常干呼风唤雨，祛邪消灾，招财进宝之类的事情。看样子挺灵，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香火、供果。她是一个灵姑，名字和凡人一样：陈林玉。

此时，陈灵姑披头散发，正在神龛前手舞足蹈。她自称是“大将军”下凡，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金银财宝快快来”。在这神秘的氛围中，掩藏着一个瘦长的年轻的躯体。一双明亮的眼睛半信半疑地凝视着作法的灵姑。他叫李吾华。眼下，他最迫切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钱！在这个中国首富的县里，他那身布料衣服显得过于贫寒了。村里的小楼雨后春笋般一幢幢矗立起来，而他依然被贫穷压在低矮的破房子里。他是个小木匠，有手艺，也并不懒惰。他早起晚归，背着工具箱，走村串户地找活干。在商品经济的时代里，他的足迹象是与富裕的终点背道而驰，越走越穷。失望之中，他来求救于灵姑了。在他看来，一个弱小、苍老的孤

老太婆，若非有神灵相助，决盖不起小楼、神堂。

陈灵姑故弄玄虚，施完法术，诡秘地笑了笑，附耳轻声对他传授发财的真谛。李吾华先是惊奇，而后禁不住也欣喜地笑了。他那双纯洁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一种贪婪的欲火。钱，能够使他摆脱贫穷的钱，就要象滚滚的瓯江水奔涌而来了。他一阵颤栗，“扑通”跪下，张开双臂抱住了“大将军”立于神龛之上的脚。

## 白莲堂的木鱼声

“梆、梆、梆——”

在距离“大将军”的神堂十多里外的一个山凹里，在一条清清的小溪边，回响起一阵阵沉郁的木鱼声。这是一座佛堂。与陈灵姑的邪道不同，在这座叫白莲堂的尼姑庵里，四大金刚守卫着至尊的佛祖。佛祖绝不帮人发财；只教人行善。两根彩柱上写着佛教的宗旨：“佛号经声唤回苦海名利客，晨钟暮鼓惊醒尘寰梦迷人。”那燃烧的烛火，为大殿增添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敲木鱼的老师太年逾80了，依然眉清目秀，身骨硬朗，手脚灵活。与她相比，陈灵姑只是个丑陋的巫婆。施主是个70岁的寡妇，饱经风霜的脸上显露出愁苦的神情。木鱼声中，她乞求佛祖显灵，收回人间的钱财。钱财是邪恶的。祖祖辈辈，吃苦受穷，人心却那样的淳朴、善良。这两年，钱多了，人心却恶了。受穷时，女儿孝顺她，女婿尊重她，一家人和睦相处，如同这宁静的山谷。后来，女儿、女婿天南海北跑供销，盖起了别墅，办起了工厂、旅馆，花钱象流水一样，人也不往高处走了。女婿找姘头，看黄色录像，被公安局收审。两口子整天吵嘴，她也被指桑骂槐地撵

出了家门。

当母亲跪在佛祖脚下祈求的时候，女儿郑乐芬，一个三十出头的富态的女人，就站在一边。她6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她拉扯大。她怜爱母亲，却鄙视母亲的信仰。清脆的木鱼声在她听来是贫穷的声音，苦难的声音，比县城的嘈杂和喧嚣更为刺耳。她嘴角一撇，冷冷地注视彩柱上的那幅对联：“哼！”一声嘲讽之后，冒出一个念头：在白莲堂的旁边，为母亲盖一栋更高大、更豪华的小楼，比比看，佛祖好，还是金钱好？！想到这儿，她情不自禁地抓起身边的木锤，冲着那只呆头呆脑的大木鱼狠狠敲下：

“梆——”

## 第二章 失踪了的金钱

“大将军”脚下一阵颤栗，白莲堂里一声木鱼，象一支离弦而出的魔箭，挟风雨带雷电，搅得宁静的世界一片飞沙走石。整个乐清县，本来十分安详地在商品领域里流通的货币，骤然间失踪了——

银行门前，取款人排起长长的队伍；几千万元人民币，不到两小时就被取光了。储蓄自由，取兑自由，谁也无权干涉。全县四分之一的信用社，一时间竟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农村储蓄总额急骤下降了39.6%。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血液。由于失血过多，乐清县这个躯体内一片紊乱。店铺倒闭，工厂停产。柳市区，这个占全县40%税收率的全国最大的五金电器市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20.5%。海屿乡，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0%，粮食产量下降了10%。万岙乡，工业总产

值减少了700多万元。这个乡政府象挤牙膏一样，好不容易才凑了3000元钱，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钱！

全县有两亿多元民间游资去向不明。

钱！钱！！

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缺钱的恐慌。人们四处奔波，八方找钱。民间借贷利率，象洪水泛滥一样，从2—3%猛涨到10%、20%、40%。

钱！钱！！钱！！

商品经济的大厦摇摇欲坠，可是钱哪儿去了呢？

## 魔 法

钱，被塞进箩筐、麻袋、提包里，车载、船运、肩挑，匆匆地走着，那场面比交公粮要热闹得多。田间小路上，摩托车驮着钱，心急火燎地冲在前面；整麻袋的钱，躺在手扶拖拉机的车斗里，在沉重的压力下，拖拉机“嘟嘟嘟”地喘吁着；河面上，几百条小船，划桨的和带马达的，你追我赶，展开了一场送钱大竞赛，清澈的河水也被搅得浑浊了；挑担的人们落后了，祖祖辈辈装稻米的箩筐，第一次被用来装钱，压得竹扁担吱吱咯咯响……

人们在李吾华的家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村外。这是一座祖辈传下来的房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窗纸遮住了光明，仅有的一缕光线是从屋顶的漏缝里泄进来的。墙皮一块块剥落了。泥土地面，坑坑洼洼，冒着潮气。当成筐、成袋的钱哗啦啦地倒在床上、地上、桌上的时候，这昏暗而古老的空间，象闪电一样的被照亮了。

在金钱的闪电中，李吾华，这个只读过两年书的小木匠，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他习惯了贫穷——为赚几支烟卑躬屈膝毫无羞辱之感——如同在黑暗中呆长了，突兀而来的光明反而使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惊恐万状，拼命阻挡着泉涌而来的金钱，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要了，不要了！”

谁知，金钱象是被灵姑的“魔法”呼唤而来，靠人力根本无法阻挡。两个可怜巴巴的女人，从几十里外的山区赶来。那地方很穷，钱是全村人一分、一角凑起来的。在李吾华门前，她们整整徘徊了一整天。两大提包硬币、角票，实在难以数清。“不收了！”李吾华的家人“哐”地关紧了大门。第二天一早，李家敞开门，只见两个女人蜷缩着身子，抖抖索索地还蹲在屋檐下……

李吾华被触动了，问：“有多少钱？”

“一万。”

“倒地上吧。”数也不数了。

李吾华被淹在金钱的海洋里，经过一番死命的挣扎，灵魂爬上了富贵的彼岸。心里平静了，再想想开始的恐慌，禁不住嘲笑自己：差一点儿把梦寐以求的东西拒之门外，傻蛋！这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陈灵姑的恩德：送去了3万元钱和一个金手镯。而后，他在邻近的乡镇设了6个收款点。接着又买了6辆摩托车，雇了6个人，上门收款。一位病倒在床上的老人，把钱递给了收款人后，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周到，真周到！”

## 还是秤和尺子好

湖山畚村。那位在白莲堂狠狠地敲击木鱼的富态女人郑

乐芬的家里。送钱上门的人也并不比李吾华少。山坡上她的那幢别墅式的小楼掩映在杨梅林中。侧面峭壁上悬挂着一帘几十米长的瀑布，飞流直下，跌入清水潭中。她和丈夫蔡星南——一个留着小胡子、烫了卷发的时髦的普通工人，时常打开后窗，欣赏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的画卷。但现在他们没有这种闲情雅趣了。他们忙着数钱。钱太多了，5万多户人家送来的6800多万元，从地面堆到屋顶。两口子加起来还不到个初中生，这些钱怎能数得清。无奈，只好雇用了8个人，昼夜不停地数。那扇铜钱状的外圆内方的大门外，送钱的人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性情急躁的郑乐芬，灵机一动，想了个绝妙的主意：

用秤称！用尺量！

——愚蠢的智慧。

10元一张的半新不旧的人民币，1万元，厚：12厘米；重：二斤二两。果然，速度大大加快。郑乐芬象完成了一项重大发明，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仰坐在沙发上，得意地笑了。

## “朝圣”者被拒之门外

夜，钟声响了十二下。漆黑的山凹里，手电筒的光柱划破了夜空。一个40多岁的矮小、瘦弱的女人，借着别人的光亮走进了铜钱状的大门。她叫阿山，就住在山下的村里。从下午3点开始，她象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样，饿着肚子整整排了9个小时的长队。好不容易轮上了，谁知郑乐芬不收她的钱。也许是嫌她脏吧，那扎着两条细辫蓬乱的头发里，那乌黑的脸上，那露出一排黄牙的口中，全都散发出一股呛人的恶臭。这样的一个女人，竟然送来了7万元钱。郑乐芬厌

恶地皱紧眉头，冷冷地甩过去一串话：“就你这鬼样也配进铜钱门，先洗干净你的身子去吧！”

拒绝不无道理。送钱的人多得象散了窝的蜂群，嗡嗡营营，有来自温州其他7个县的，还有千里迢迢从江苏、山东甚至新疆赶来的。不选择，怎知道哪一只只是会酿蜜的工蜂？阿山垂头丧气地走了，她不甘心，连夜向二十几里外的雪湾村赶去。在这漆黑的夜晚，为了把自己借来的钱送给别人，她象个幽灵似的，翻山越岭，过小桥，穿稻田，脚磨起了水泡，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水，却半步也不敢停。太阳升起的时候，她走进了李吾华那间与她的家一样破败的小屋。李吾华收下了她的钱。她疲累地倚着门框，一边喘息一边喃喃：“还是你好，不嫌弃我……”话没说完，深凹的眼眶里竟溢出了一滴浊泪。

## 接纳匕首和厚礼

从1985年10月到1986年3月，乐清县先后出现了12个象李吾华、郑乐芬这样神秘的人。他们坐在家中，什么也不用干，金钱就会从孩子的小盒里，年轻人的存折上，老人的手提包里，工厂企业的帐本上，象涓涓小溪汇聚成奔涌的大河，成百万、成千万元地流到他们的身边……

巫术？

魔法？

特异功能？——

乐城镇。一个叫蔡玉娥的退休女工，先后收到了300多万元巨款。有人把卖血积攒的钱送给她，这点钱在她的眼中如同一枚硬币，一张角票，她懒得收。对方苦苦哀求，差一

点就要跪下了，她才勉强接下，随手扔在桌子上。

柳市区。一个叫钱月英的中年妇女，她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也许因为姓钱，钱对她格外青睐，流水般不断涌来，吓得她白天紧闭前门，可是到了夜晚，钱就从后门而入，总共有 2600 多万元。后门外，住着一个叫叶三凤的女人。由于天黑，钱常常错走进叶三凤家，也有上百万元。

湖头乡。虔诚的基督徒施希玉，当 5000 多万元钱涌入她的家中之后，收款的那间屋子坚实的地面负荷不了如此沉重的压力，深深地凹陷下一个五、六平米的圆坑。数钱数累了，她就默默站在十字架下，用祈祷消除金钱带来的疲劳：“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世界颠倒了。金钱发了疯。人心中邪着魔了。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当他担来的一箩筐钱被施希玉拒绝之后，他猛地抽出一把匕首，晃了晃，恶狠狠地说：“收不收？不收我捅了你！”吓得施希玉连忙收下。

让我们再来看几份收到的礼单——

李吾华：金戒指一枚，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对，彩电一台，录音机一部；

施希玉：金戒指四枚，金项链两条，金耳环两对，家具两套（价值两千多元），彩电一台；

郑乐芬：金戒指三枚，金项链两条，金手镯两对，彩电两台，狐皮大衣一件……

送如此厚礼，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收下自己的钱，情愿一赔再赔！要相信这种事情首先必须相信：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天和地交换了位置。过去的时代尚未到来，未来已成为陈旧的历史。走在路上的全是死人，而埋入坟墓的全是活人。

### 第三章 正常的反常

空间并未颠倒。时间也没有倒流。活人继续走路，死人仍在地下。一切都是正常的。苦苦哀求，用刀子威胁，重金贿赂，人们不择手段地把金钱送给那 12 个神秘人物，是因为他们认为不久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人们太需要钱了——

#### “一本万利”

春兰，一个 23 岁的待嫁姑娘。家里三口人，两间小屋子。只有她睡在床上，父亲、弟弟和农具、柴草、稻谷同住一间屋子，晚上睡在稻草的怀抱里。虽然，春兰那间四面透风却进不来一缕光线的屋子里，贴着手捧聚宝盆的威武的赵公元帅的画像，还有一副对联：“灾随电扫”，“福如云生”。但灾未扫——母亲逝去，财福不来——办不起嫁妆。无奈，姑娘求亲告友，借了 2400 元钱，与邻居一起凑足了 13000 元。她胆战心惊地捧着钱，经过那座“增福禅寺”的时候，不由地望了望那尊金身佛像。禅寺门上，一副对联：“如是我闻一花一世界”，“当为你说三藐三菩提”。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乞求这 13000 元钱送给佛门弟子朱芝萍后，能按照协议在两个月内每月还给自己 9000 元钱，这样就可以净赚 5000 元。与邻居分成，自己还能赚 1200 元。办嫁妆，这些钱不多，也不算太少了。想到这儿，她脸上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

富人比穷人更需要钱，他是温州所向披靡、威震全国的十万供销大军的元老。近年来，当村里那些古老的房基上一幢幢三层以上的设计新颖的小楼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

他最早盖起的两层楼就显得寒碜了。他发誓要重建一座楼，比村里所有的楼都高大、豪华。钱从哪儿来呢？继续跑供销吗？辛辛苦苦，每年不过得一、二万元钱，等楼盖起来，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享受了。这时候，那种神秘的简直可以说是“繁殖钱”的办法，在村里传开了。他借了5万元钱，加上自己的存款，共232000元，分成20个头，每个头11600元，送给了李吾华。

这样，坐享其成，从第二个月开始，每个头李吾华要付给他9000元，连付12个月，共计10.8万元。20个头，用最简单的乘法，积数为216万元。仅一年的时间！从第13个月开始，每头每月要返付给李吾华3000元，连付88个月，20个头共计528万元。减去已经得到的216万元，还差312万元。然而，他知道货币的时间价值。如果按政府允许的（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2.5%的民间借贷月息，留下16万元盖楼，200万元贷出（在温州，需借款的人百倍于贷款的），88个月后，增值为440万元，还能净赚128万元。如果用来经营，增值数目就无法计算了（请原谅数字的枯燥。因为祖先在发明数字的时候，没有赋予它形象）。

“嘿嘿，真聪明呵。”他禁不住赞叹起这种使双方都有大利可图的金钱的游戏。他泡上一壶“茅尖”，点起一支“牡丹”，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享受起128万元的乐趣：假定一个干部一年的工资是1500元，需工作853年以上，才能得到这笔巨款！“哈哈！”他禁不住仰天大笑，仿佛觉得自己的寿命无限期地延长了……

## 一个新名词：“抬会”

这种快速“繁殖”金钱的方法，它的名字多数人都很陌生，它叫：

抬会！

说穿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它的躯体是“金字塔”状的立体几何图形，矗立在金融的领地里。最顶尖的人被称为会主；下面有众多的中会主、小会主；会脚在最底层，人数最多。钱从会脚处爬到小会主、中会主处，最后升上塔尖，聚集在大会主手中。发放时，则由上而下，层层盘剥，落入会脚处。乐清县的群山里，在1985年岁末和1986年年初，突然矗立起12座这样的金融金字塔——抬会，向群山、峡谷、森林、河流，向人间的芸芸众生，辐射着玄奥的灵光。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在前面所记叙的那种世界被颠倒了了的混乱情景。12座金字塔上站立着12个大会主，会款发生额从1000万元到4亿元。几百万元的中小会主有上千人。20万会脚遍布全县所有乡镇。全县会款发生总额超过10亿元，实际金额两亿元，而这个县的年财政收入仅7000多万元！在郑乐芬的那座别墅下的村子里，只有5个人没有被卷入这场抬会的风暴：

一个寡妇，家境贫寒，无钱入会；

一个瘸子，行动不便，爬不上会主的高楼；

一个哑巴，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

一个党支部委员，厌恶不劳而获；

一个供销员，他象玩魔方一样，耐心地把抬会的利率周期，借贷关系，各个层次的分配原则，反反复复地计算了十

几遍，发现这是一个设计错了的魔方，小方块永远不能归位，会主、会脚谁也赚不了钱（他的计算结果，后来为温州市的数学家所证实）！

## 一种新职业：“钱背”

还有一种人，他们喜欢抬会，却不愿加入抬会。对他们来说，情人结为夫妻，那绝不是好事情。他们沿着抬会的金字塔爬上爬下，却始终不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层次固定下来。因为这样能得到好处。你看，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了：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兴高采烈，满面春光。一个女人，几个月的奔波竟毫无疲劳的样子。她手中的提包里鼓鼓囊囊全是钱。有钱了，还会疲劳吗？！她的“职称”叫“钱背”，负责向会主介绍会脚，每介绍一个，就可以得到 1000 到 1800 元的“赏金”。过去的粗布衣服，如今当抹桌布她也不愿要了。她已经“背”来几十万元钱！这位金钱的“二道贩子”名叫王兰花。她很喜欢兰花的清香，自己却浑身上下散发着金钱的铜臭。

## 还是反常

水渠渗漏了。二亿元钱，相当于整个温州市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储蓄金额的总和！这笔钱，从 20 万人的指缝中流到大中会主的闸门里，而后再流到哪儿去了呢？工业、农业、商业象干渴的秧苗，等待着钱流的滋润。缺钱的恐慌惊动了乐清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他们派出由银行、财税、工商、公安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去寻找钱的流向，结果一无所获。这么多钱，既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又没有进入流通渠道，这意味